

班昭通曉天文地理 與父兄共著《漢書》

文化淺談

班昭，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父親是史學家班彪，長兄為《漢書》作者班固，次兄為名震西域的班超。班氏一族，可謂滿門英才，有如此深厚的家學淵源，即使是身為女子的班昭亦不遜色。班昭年幼時，父親班彪與長兄班固已在史學界享有聲望，在良好的文化薰陶下，她廣泛閱讀經史子集，成年後成為精通歷史、天文、地理的才女。

班昭十四歲時，父親班彪為她定下婚事，嫁予同郡曹世叔為妻。曹世叔人品端正、學識淵博，對班昭十分疼愛。婚後二人琴瑟和鳴，生活美滿和諧。不久，班昭為曹世叔生下一子，取名曹毅。

幸好景不長，正值壯年的曹世叔染病逝世，留下班昭與幼子相依為命。由於班昭出身名門且富有才學，仍有許多名門子弟前來提親，但均被她拒絕。她懷着對亡夫的思念，獨自撫養兒子，直至七十歲去世，終身未再嫁。

此前，班彪因司馬遷《史記》僅記至漢武帝時

期，未能涵蓋西漢全部歷史，曾補寫數十篇《列傳》，但未成完整其作。至其子班固，重新組織編撰，脫離《史記》體例，另著《漢書》。然班固在完成主要部分後，因大將軍竇憲謀反受牽連，被囚獄中，最終病逝。彼時喪夫不久的班昭決心振作，繼承長兄遺志，續寫《漢書》。

補齊《八表》《天文志》

扶風班昭出身名門、才學出眾，人所共知，然其才華長期未得充分展現。直至她決意續修《漢書》之事為漢和帝所知，和帝特准她自由出入皇家圖書館「東觀藏書閣」查閱典籍。

經數年努力，班昭補齊《漢書》所缺的《八表》與《天文志》，並完成全書的校勘整理。在班彪、班固、班昭三人接力之下，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終告完成。

《漢書》成書後，班昭聲名遠揚。因書中多有深奧文義與古字，時人難以通解，不少學者主動請求隨班昭學習，就連當時著名經學家馬融，也曾跪於

東觀藏書閣外聆聽其講學。

和帝在位時，對才德兼備的班昭十分敬重，常召她入宮，命皇后與妃嬪尊其為師，稱之為「曹大家」。和帝駕崩後，鄧太后臨朝聽政，仍不時徵詢班昭對朝政的見解，班昭亦每每直言進諫。

班昭晚年雖疾病纏身，仍心繫家族事務。其子曹毅已自立，且仕途有成，由縣令擢升為中散大夫，無須她過多操心。不過，她感念班、曹兩族女子出嫁前未習得應有禮儀規範，遂撰寫《女誡》七篇，命每人抄錄閱讀，以期對她們有所助益。

班昭早年喪夫，一向注重言行禮節，亦期望家族女子恪守婦道。《女誡》一書詳述女性一生當遵之事項，包括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叔妹等七章，主要教導女子謙卑順從、恪守禮儀。然而班昭的小姑曹豐生並不完全認同其主張，曾撰書反駁，可惜該書後已失傳。班昭逝世後，其遺著由兒媳丁氏輯錄成集，流傳後世。

班昭編寫《女誡》，原意僅為教導班、曹兩族女子，不料傳至民間，竟成暢銷之作。大學者馬融亦

十分贊同書中觀點，命妻女悉心學習。班昭去世時，鄧太后十分哀痛，親穿素服致祭，並下詔以國葬之禮安葬，可見班昭在當時影響之深遠。

●緩圖 資深中學中史料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古今百美图》中的班昭畫像。

網上圖片

「蓮房魚包」具創意 味道清甜意蘊優雅

文自由戲

每次宴席，我都很期待那道清蒸石斑上桌。一方面，這說明宴席到尾聲了，而我也會在這道菜之後便回家；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歡吃魚。不過，真要我坦白說，其實我更愛吃那些不起眼的青蔥。就我個人來說，蔥甚至可能比魚更好吃，尤其是蘸滿魚湯的青蔥。今天我要說的也是魚，不過，這道菜應該今天很少看到（最少我沒有在香港嘗過）。

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記載了一道菜，叫「蓮房魚包」。這道菜的材料都不稀奇，但是把它們組織起來變成一道菜餚卻不常見。依林洪所寫，首先要將新鮮蓮花的蓮蓬底部截斷，再把蓮蓬裏的內瓢挖除，只留下那些小孔。

相信大家平日吃蓮藕、蓮子多，但蓮蓬卻很少見。除非你像我一樣，經常會行街市，否則應該不太會遇上它。它像一個倒圓錐體，裏面有很多小孔，各個小孔分隔開來，就像蜂房一樣，所以林洪稱它為「蓮房」。

剝瓢後，就用酒、醬、香料，再加上切成塊狀的活鰻魚把蓮蓬填滿，並用剛才截下的蓮蓬座封住。這裏要說明一下，「鰻魚」其實就是香港人常說的

「桂花魚」。據街市的魚販說，「鰻魚」又叫做「淡水石斑」。由於這也是我很喜歡的魚，所以我常常買。有時，我發現牠甚至比一些「石斑」貴。大概，像魚販說，「鰻魚」容易受感染死亡，損耗率高，所以價格比易養、塊大的「石斑」貴。

加入「漁父三鮮」增美味

說回「蓮房魚包」。這時候，要把那填滿調料與魚肉的蓮蓬放到鍋裏蒸熟。雖然沒有吃過，但可以想像，蒸熟的魚肉在酒、醬油、香料的調味下，本身已經味道不錯。並且，蓮蓬的清香也會熏染魚肉，所以味道應該是更佳。

不過，林洪建議，我們還可以在魚塊裏外塗上蜜糖，然後盛於碟上，再用「漁父三鮮」（蓮、菊、菱做的湯汁）調味，這更加美味。

其實，蓮花之於文士而言，本身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清雅之物；加上鰻魚的清淡、蜂蜜和「漁父三鮮」的鮮甜，這道菜自動具備了精神和味道的審美。所以，我才說就算沒有吃過，都知道一定好吃！

林洪在篇末說，他曾經在李春坊的宴席吃過這道菜。當時，他禁不住賦詩一首相贈，題曰：「錦瓣



●圖為「蓮房魚包」

網上圖片

金萼織幾重，問魚何事得相容。湧身既入蓮房去，好度華池獨化龍。」好一句「好度華池獨化龍」道盡平凡鰻魚的昇華蛻變。主人家李春坊果然「大喜」，馬上送贈了林洪一方端硯、五塊龍墨。林洪此次可謂「又食又拎」（粵語。意即：又有東西可食，又有禮物可收）。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風範長存器物裏 薪火相傳廳堂中

文苑英華

最近，曾家向筆者學校捐贈了曾老先生舊居的擺設和傢俬，都是古色古香的。曾老先生百年歸老，曾氏後人想為曾老先生用過的擺設和傢俬找戶好人家，結果便與播道書院結緣。

學校把傢俬放在地下「迎軒」的一角，更把這個角落命名為「曾廳」，以表學校對曾家的謝意。曾氏後人表示希望到訪曾廳，筆者猜想他們一方面是想探訪傢俬的新居，另一方面是記掛曾老先生，睹物以思人。

筆者在曾廳入口放置了一句文言古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要提醒人記掛父母，珍惜眼前人，以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後來，筆者得知學校的顧問馮麗姝教授是曾老先生女兒的博士門生，這個人際網絡又點實在令人驚訝。

筆者決定在曾氏後人到訪的日子，也邀請馮教授到來，安排兩位「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師徒一起坐在廳內拍照，除了藉以記錄這份

師徒情誼之外，也希望借用照片來教導同學「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道理。筆者於是在曾廳的一角，掛上了「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這句教導人「飲水思源」的格言。

曾老先生的舊居搬空了，曾住過這裏的家人去了哪裏？筆者有感，便在曾廳內添了幾隻大字：「家人在哪，哪是吾家。」

幾年前，筆者學校孫恩浩校友的家人向學校捐出孫校友曾祖父的墨寶和他用過的傢俬。學校把傢俬和墨寶放在學校的展覽室內，擺設成廳，舊傢俬與學校展覽廳內的新設計和諧膽和，真是意想不到。

飲水思源處 百年樹人時

筆者把這個小廳命名為「孫廳」。孫字，有新生一代的意思，需悉心栽培，相信孫太老爺會同意學校的想法。筆者故在孫廳內掛上「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這句聖經金句，又掛上「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八個大字，提醒學校視每位學生為寶，追求以教好每一個學生為使命。隨後筆者不禁有感而發，留下八字「狂言」：「給我孩子，還你棟樑。」

這位孫老先生原來大有來頭，生於國父孫中山先生同一年代。孫太老爺名叫孫星閣，廣東潮州揭陽榕城鎮人，學名維垣，字先堅，外號「十萬山人」，生於清光緒廿三年，享壽九十九歲。他於抗日戰爭期間，留守潮州榕城，協助國家開辦書畫義展，以救濟國民同胞，實在是這一代孩子應學習的榜樣。

曾廳、孫廳分別紀念兩位百歲老人，一「曾」一「孫」，意義相關，可借用來教導兩個概念：曾，可教導大家尊重上一代，要慎終追遠，飲水思源；孫，可提醒大家以教育為重，「蒙以養正」，教出一代又一代孝順父母、尊師重道、愛家愛國的年輕人。

「曾氏孫氏老先生，走過百年樹風範。傢俬留下人故事，好作題材教孺子。」

「說不清」其實「已說清」 語言反映意識多樣

人文視野

有時候，我們在描述內心的複雜感受時，會脫口而出：「我真的『說不清』。」這句看似表達失敗的話，其實恰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溝通。當我們清晰承認語言的局限時，就邁出了理解複雜體驗的第一步。

實際上，我們表達中常遇到的「模糊」並不等於一無所有，而是「不清晰的有」。就像視覺上的模糊並非沒有形狀，只是輪廓不明；概念上的模糊，則是含義的邊界寬泛而多義。

有趣的是，我們之所以能識別「模糊」，是因為內心存有「清晰」作為對比。因此，許多高明的表達者並不迴避模糊，反而會用清晰的筆觸，去錯定那份不確定性。

例如，描寫一段模糊的記憶，與其說「記憶很模糊」，不如具體地寫出它就像「結滿水氣的毛玻璃」，這裏「毛玻璃」是清晰的比喻，而輪廓與細節、清晰與模糊的對比，則清晰地勾勒出了模糊的形態。這便是清晰描寫模糊的關鍵：找到具體的感官通道，用清晰的意象承載那份抽象感受。

當我們談論那些極致抽象、甚至超越日常經驗的事物時，語言就會觸及邊界，面臨「不可言說」的

沉默。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指出：「對於不可言說的，必須保持沉默。」不過他亦指出，這些超越性的體驗（如極致的倫理或美學感受）雖然無法被「說」清楚，但它們會自行「顯示」出來。這解釋了為何有些偉大的作品，並不直接定義恐怖或崇高，而是通過氛圍、意象與結構，讓那種語言無法對應的狀態，在讀者心中悄然顯現。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

語言之所以存在邊界，正是因為它並非天然存在，而是人類意識與經驗相互作用的產物。

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語言在集體交流中逐漸成形，其結構與範疇無形中記錄了使用者群體最關切的經驗、最頻繁的互動，以及最深層的思維模式。

例如，因紐特語擁有大量描述雪的詞彙，關乎生存；阿拉伯語對駱駝有極細的分類，關乎資產；梵語對內心境界有驚人的細膩區分，關乎精神超越。中文亦如此，龐大精密的親屬稱謂系統，則映射出宗法社會的倫理結構；而如「仁」「義」等大量道

德詞彙則反映了中華文明「求善」的精神。

德國思想家洪堡特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進行世界觀塑造的活動，「造字」與「造詞」，便是文明為世界進行最初分類的「創世」行為。

例如，漢字「武」由「止」與「戈」組成，從最初的「持戈而行」，到被詮釋為「止戈為武」，一字之中便蘊含了對武力與和平的辯證思考。再如，不同文明對「真理」的構詞迥異：印歐語系側重「與事實相符」，而古漢語的「真理」則指向需要體悟的「本真之理」。

或許，個體的「不可言說」，往往是在觸碰既有語言體系尚未充分描繪的經驗前沿；而一種文明所創造的那些精確詞彙與概念，正是無數個體在漫長歷史中，將曾經「說不清」的集體體驗，反覆提煉、磨礱、直至凝固成「可說」之物的精神結晶。

因此，個人的語言困境，並非孤立的失敗，而可能是一種先行的探觸——當越來越多的心靈在相似的邊界地帶感到「模糊」，並試圖用「毛玻璃」般的清晰意象去描述、解釋它時，這種被清晰描繪的「模糊」感受會沉澱為文明語言中一個新的、共享的詞。

●文鯉